



# 敦煌中医药

◎ 从春雨

## 精萃发微

中医古籍出版社

# 敦煌中医药精萃发微

丛春雨 著



0159199



0159199

中医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伊广谦

封面设计 于天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k32/26  
敦煌中医药精萃发微/丛春雨编著.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0. 5

ISBN 7-80013-901-8

I. 敦… II. 丛… III. 中国医药学-古籍-研究 IV.  
R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5938 号

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直门内北新仓 18 号 100700)

新华书店总店发行

北京朝龙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6.5 印张 408 千字 彩插 10 页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ISBN 7-80013-901-8/R·897

定价: 26.00 元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在全面系统地整理敦煌中医药学文献的基础上，对其中最重要、最核心、最精粹的部分，亦即最具科学性和临床实用价值的部分，进行深入研究和剖析。全书分正篇、副篇两大部分。正篇由医经、诊法、灸法、本草、方剂及形象医学6个章节构成。副篇为作者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敦煌中医药学”的论文汇编，这些文章在学术界均有广泛影响。本书对中医临床工作者及从事中医药学术研究都有极大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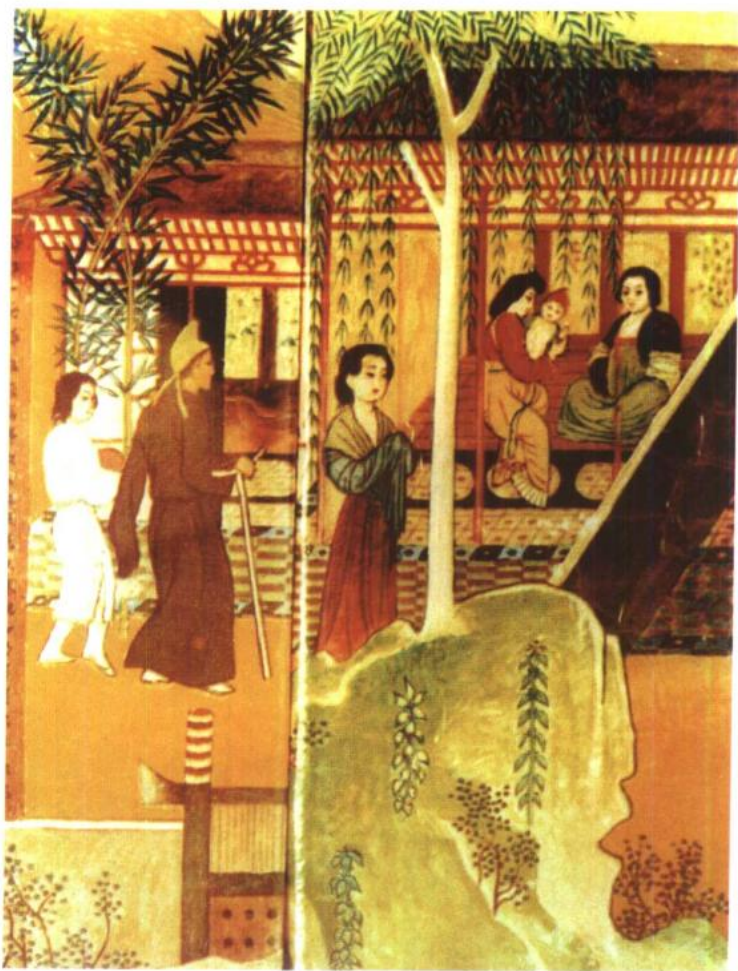


图1.第217窟南壁下方的《药王菩萨本事品》（盛唐）

画家根据经文中“如子见母”、“如病得医”这两句作画。画面中一位贵妇人坐在床上，旁边有一妇人，抱着一个患病的小儿，表示“如子见母”。而室外台阶下，一位侍女正引着一位手拄拐杖的郎中快步入堂，后面还紧跟着—位手捧医具的青年女子，表示“如病得医”。画面展示了千年以前的唐代民间生活。



图2.第272窟南壁龕南侧 供养菩萨（北凉）

“供养菩萨”是敦煌佛教艺术上的名词，因其受人们顶礼膜拜、供养而得名。并起来源于佛经。这幅壁画分上下四组，每组五身菩萨，每身菩萨动态不一，但所有菩萨的手势和眼神都向主尊倾注，表现出供养菩萨对佛虔诚之心。其画面静中有动，给人一种敦煌气功或敦煌舞蹈的艺术美感。



图3.第76窟 东壁北侧 八塔变（第七塔）（宋）

东壁上沿画飞天十身,以下门上画七宝,门南、北画八塔变二排,下排残毁,上排南起,门南为第一塔(释迦降生)、第三塔(初转法轮),北门为第五塔(降服六师)、第七塔(猕猴献蜜)。

画中描绘一猕猴欢喜跳舞作乐,另一赤身露体的小和尚学着猕猴舞姿在翩翩起舞,似练猴拳。这使人想起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中,有不少模仿各种动物神态的导引动作。华佗曾说:“我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能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壁画中的小胖和尚正在做猕猴戏,立式,如猿爬树状,一手如捏果子,一脚抬起,另一脚随身扭转,似乎以鼻吸满气后闭气,然后以意吞所闭之气入腹,汗出止。追溯到远古时期,先民们衣不遮体,仿动物形态,借动作以避寒,从而使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这正是敦煌艺术家所要展示的主题思想。



图4.第302窟人字坡顶西披(部分)(隋)

西披上端为萨垂太子本生，下端为福田经变，均绘成横卷形式。福田经变是根据《佛说诸德福田经》中的“修福七法”而画成，为莫高窟仅存的两幅之一（另一幅画于北周第296窟覆斗顶北披东段）。画面自北端起画：一者，兴立佛僧房堂阁，扩大佛教势力。二者，遍植树木果林，引水修池，改善生态环境。三者，施医施药疗救百姓。四者，在壁画中特意画了一辆骆驼车，是因为敦煌一带地连戈壁沙漠，骆驼车是沙漠交通工具中最好的“戈壁之舟”。此画富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五者，修桥筑路济善于人。六者，近道作丛渴鸟得饮。七者，造作圈厕施便利处，讲究公共卫生。画中各项内容直接反映了当时的民风民俗中多方面多层次的生动场景。上述壁画均绘于白壁素地上，以山林屋宇为背景，所画的垂柳杂树依稀可辨种属，自然景色清幽宜人。佛说修福七法，召示众生修行善事，以求再世得其正果。拂去宗教的面纱，揭示出人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恰是衣、食、住、行、病这些生活与生存的基本要求。





图5. (上) 图6.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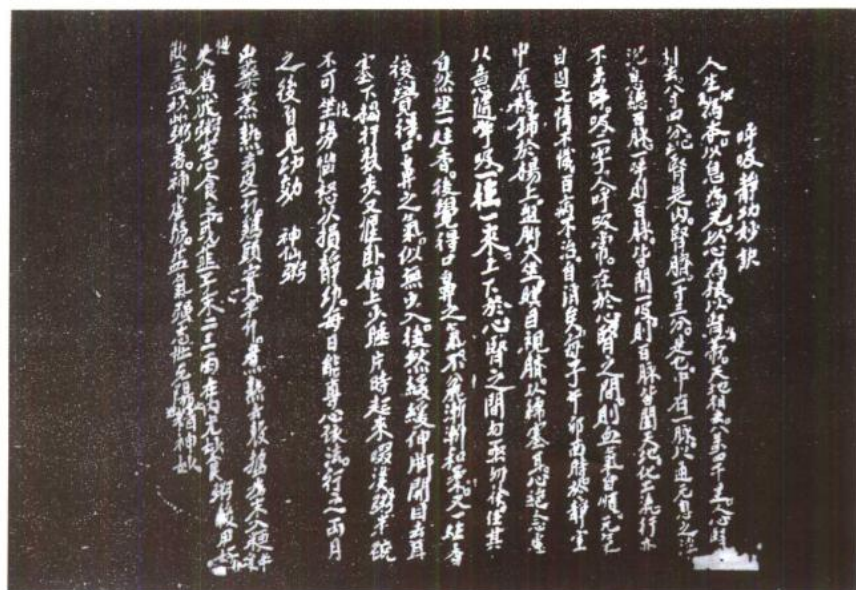


图7.呼吸静功妙诀

《神仙粥》是敦煌遗书道教医学《呼吸静功妙诀》后面的一件修炼养生食疗方，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博物馆，其编号为 P:3810。经对卷子的内容、书法等初步考证，系属唐末至五代时期的手写本。

敦煌遗书 P:3810《呼吸静功妙诀》之后附“神仙粥：山药蒸熟，去皮一斤。鸡头实半斤，煮熟去壳捣为末，入粳半升。慢火煮成粥，空心食之。或韭子末二三两在内，尤妙。食粥后，用好热酒，饮三杯妙。此粥善补虚劳，益气强志，壮元阳、止泄精。神妙。”



图8. 1990年8月在甘肃省敦煌市召开首届“中国敦煌中医药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主席台就座的有敦煌研究院段文杰院长、中国中医研究院马继兴研究员、澳大利亚中医学院黄仑院长、甘肃中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丛春雨教授、陕西中医学院杜雨茂院长、长春中医学院夏洪生副院长、甘肃省卫生厅石国璧副厅长及敦煌市政府领导等。



图9.图10.丛春雨教授1998年6月在香港科技协进会、香港浸会大学联合举办的“敦煌中医药学讲座”做学术报告。



图11.丛春雨教授1999年10月初在日本东京“第14回日中传统医学学术交流大会”上做《论马王堆简书、敦煌遗书中“房事养生”的历史价值及其临床意义》的学术报告。



图12.丛春雨教授在日本东京银座“东京临床中医药研究会”小高修司会长的中医药诊疗中心参观考察时，小高修司手捧“敦煌中医药全书”与其合影存念。

# 序

李 正 宇

敦煌中医药学是敦煌莫高窟保存下来的我国汉、晋、唐、宋时代中医药学的珍贵遗产内容兼涉内、外、妇、儿、理、法、方、药、卫生保健以及医事活动诸多方面。涵盖之广，令人叹为观止。1919年，日本学者小川琢治发表《中国本草学的起源与神农本草经》，首揭敦煌中医药学研究的序幕。此后，我国罗振玉、罗福颐、范凤源、赵燏黄、朱中翰、侯祥川、范行准、洪贯之、马继兴、丛春雨、李东垣、张寿仁、谭真等学者与日本的仲尾万三、渡边幸三，法国华裔学者陈祚龙等陆续进行研究，打开了敦煌中医药学一个个新的研究领域，成果累累，为敦煌中医药学增添了新的光辉，确立了敦煌中医药学在我国中医药学中的地位，同时也为敦煌学开拓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

在为敦煌中医学研究作出贡献的中外学者中，锲而不舍、成果卓著的丛春雨教授是突出的一位。在他担任甘肃中医学院院长期间，作为一位敏锐的中医专家，他已经认识到敦煌中医药学的珍贵价值，积极投入敦煌中医药学的研究，同时不遗余力地鼓励、支持同事们钻研此道。他先后发表数十篇敦煌中医药学的论文，主编出版了120万字的巨著《敦煌中医药全书》，为敦煌中医药学的整理、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近年，他调任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领导职务，在繁忙的公务活动中，仍执着于敦煌中医药学的研究，时有论著问世。这本《敦煌中医药精粹发微》便是其中之一。

这本书选择敦煌医经、诊法、灸疗、本草、方剂及医事活动

中的精粹部分，进行深入独到的阐发，进一步揭示敦煌中医药学的历史意义、学术价值、临床实用及参考价值，这是他为宏扬敦煌中医药学作出的又一贡献。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 100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丛春雨教授这部新著的问世，恰好是向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适时献上一份厚礼。

1998 年 12 月 10 日于兰州

## 自序

### ——纪念敦煌石窟藏经洞开启 100 周年

敦煌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伟大的佛教艺术宝库在过去千百年的日月里，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莫高窟真正被人们所了解和认识，开始于本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大漠宝地震惊中外学术界的大事——藏经洞的开启。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 1900 年），其时居住在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箎，以替当地汉人念经来维持生活，他请一位姓杨的助手抄经，杨某人喜欢抽皮丝烟，并以当地生长的芨芨草点燃作捻吹之用。5 月 26 日这天，杨某把余烬未熄的芨芨草插入墙缝，以备再用。不料草茎陷入壁缝，手中似有中空之感，王杨二人遂疑墙后另有洞窟，乘夜凿壁而入。此密室为敦编 17 号，四周为砾岩，洞门用砖封砌，涂刷灰粉，并覆绘以壁画。进入洞窟后，发现白布筒子重重叠叠，每个布筒子装经十卷，大量古画平铺在地面，其中藏有两万余轴释道经典、文史资料，及数百件为供养之用的彩绘幢幡等物，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敦煌石室”或称“石室藏经”的最初发现的经过。

石室宝藏的发现，是我国近代文化史上古文物发现的重大事件。1900 年，千里河西走廊的敦煌莫高窟打开了封闭近千年的藏经洞，洞内所出无价之宝敦煌遗书，霎时间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接踵而来。由于当时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和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敦煌藏经洞的命运，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命运一样，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帝国主义的掠夺，盗宝骗宝，致使中华民族珍贵的文献，散失海内外，损失不可弥



补。现在大约分散在 8 个国家二三十个机构内。

敦煌卷子显世之后，我国学者十分重视，首先刊布资料，出国搜集，开始研究。英法等国也先后开始了研究。在这个新的研究领域内，很快地出现一般“敦煌热”，应运兴起了一门新的学问——敦煌学。敦煌学之称，因地而命名，约定而俗成，不是一门有系统而又自成体系的学科，而是学科群的组合。敦煌学是以地方命名的一门学科，有独特的地方色彩和内容，并且是以敦煌地区出土的文物、文献为研究对象。敦煌学的研究材料主要有三大部分：敦煌莫高窟及其邻近的石窟寺；敦煌遗书；其它（河西走廊有关的文化遗产和文物、文献等）。敦煌遗书是指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敦编 17 窟）出土的各种古代文献，它是“敦煌古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遗书是指前人的遗著和他人所藏之文书经籍。正如任半塘先生在给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一书写的序中所说的：“1900 年，敦煌藏经洞发现近千年前各阶层人士手写的，总数达万件以上的汉文卷册，它们且多正背两面兼写。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这是我国极其珍贵的文化宝藏。”

敦煌石窟艺术伴随敦煌遗书是敦煌学重要的研究对象。

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中医学在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遗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大量的壁画、彩塑、图案、题记、书法及藏经洞大批遗书中都有相当数量的记载和描绘，从阴阳五行学说以脏腑为中心的中医基础理论，从脉学诊断到内、外、妇、儿临床各科，从针灸遗书到大量的古医方，从本草学著作到敦煌遗书中的医事杂论，从古藏医文献的发现到独具一格的道医、佛医的展示，总之，从基础到临床自成体系，突出了古丝绸之路的地方特色。这些敦煌医学卷子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隋唐前后时期的医学文献。敦煌中医学是敦煌学一块尚待开发、尚待研究的领域，进而去揭示敦煌中医学的内涵和真谛，为人类健康保健事业服务，是我们甘肃中医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